



(台湾)卧龙生 著

留情江湖传

天香

1



留情江湖传^①

天香飙

(台湾)卧龙生 著

—



中国戏剧出版社

独家版权 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及同业：

本社近期推出的港、澳、台作家所著的武侠、言情作品，已经签约获得印制发行中文简体横排本的授权。并已经有关部门鉴证。

敬请读者及同业体谅本社尊重版权的诚意；也敬告同业，请勿在本社已取得的授权期内印制发行该作品，以免引起诉讼。

责任编辑：阿 践

封面设计：张永海

留情江湖传^① (台湾)卧龙生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大钟寺南甲 81 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一四印刷厂印刷

638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43 印张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7—104—00582—X/I·240 本卷(共五册)定价：29.80 元

新登(京)第 150 号 邮政编码：100086

内 容 提 要

一个是冷酷无情黑道巨擘，因为情而爱苍生而放下屠刀而立地成佛而一改黑道规矩而舍身取义；

一个是柔弱可人天香绝品，痛失鸳鸯而恨天下而妖艳惑众而驱狼吞虎而仗色身换绝技而大开杀戒。

香车、红粉、铁汉……

为睹风采，草莽割耳表心殷；

图谋春宵，英雄断臂示虔诚；

……

从此玉趾飘香处，飙起一股天香狂澜。兄弟反目，结义割袍，无数英雄竞折腰；春色无边，江湖披靡，多少好汉皆垂涎。

下嫁“万花宫”，色身换绝艺；

师从“三妙生”，犹未丧天良。

错、错、错，兰因絮果；

莫、莫、莫，快意思仇。

卧龙生先生豪情不减，把英雄血、美人色炒得五味俱佳，令人齿颊留香，大有三月肉味之概。



万映霞一见二人出剑凶猛，娇躯侧让，一声娇叱道：“你们身为清修之人，竟然找上我们这里来欺人，要是不给你们一点教训，你们还要耻笑我万月峡中无人呢。”

——见《初生之犊，飞梭却敌》



那中年道士心中正恨万映霞发梭解围，见万映霞扑来，立时挥剑相迎。

——见《初生之犊，飞梭却敌》

冷面慈心 侠影红颜

秋风瑟瑟，晨寒犹浓，河北保定府西行入晋的官道上，两匹健马，一前一后奋蹄急驰。

第一匹黄骠马上，坐一个身材修伟，四旬左右的男子，紫脸环目，满腮虬须，一身深蓝色疾服劲装，外罩黑缎披蓬，青色头巾，背插长剑，血红的剑穗随风飘拂，马鞍前斜挂一支三尺八寸长的铁拐，看上去神威凛凛。

后面一匹枣红马上，却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美丽少妇，大红披蓬，玄色短装，腰中横束一道红丝结成的绳索，一端结着一个光芒耀目鸠头金槌，一端系着一个雪白的银球，由盘腰索绳中结垂两肋。

这两人衣着特殊，一望即知是武林中人物，虽然秋晨寒浓，但那两匹健马仍跑得满身汗水。

这时，两人正行到一片树林旁边，那玄裳少妇忽地一抖缰绳，枣红马陡然间向前疾冲了五六尺，追在那大汉马后，笑道：“大哥，咱们已兼程赶了半夜，人虽不倦，只怕马已困乏不堪，不如在这树林旁边休息一下再走。”

那紫脸大汉一勒马缰，转头答道：“不错，一阵急奔，恐已有六七十里，也该让两匹牲口落落汗啦。”

他像貌虽然威猛惊人，但对那少妇言词却十分谦和，当先跃下马背，牵马入林。

这一男一女，就在林边一株大榆树下，席地而坐，玄裳少

妇由马鞍上取下干粮包裹，打开摊在地上，笑道：“这一次北岳大会，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绿林豪杰，如果真都赶去参加，那人数恐要有数百之众，想争那绿林盟主之位，只怕不是容易之事，大哥早年已名满江北六省，享誉之隆，无人可比，如今对这绿林盟首之位，又何必定欲力争？”

那紫脸虬须大汉微微一笑，道：“此次恒山大会，名虽是争霸绿林盟主之位，其实就是一叟，二奇，三雄，四怪和咱们两人之争，那三雄四怪虽然很高，但我自信能制服几人，二奇名满江湖，不可轻敌，我虽久闻其名，还未会过两人。自然，最可顾虑的还是罗浮一叟，不过，有你在我身边，情形又自不同……”

那少妇缓缓放下手中干粮，目光凝注在那大汉脸上，微现幽伤地说道：“我自知本领有限，只怕无能相助大哥。”

紫脸大汉忽然仰面一阵大笑，道：“只要你站在我身旁，用眼睛望着我，就能激励我必胜信念，哪里还能让你真的出手相助？”

他忽然又长长叹息一声，接道：“在未遇你之前，我确实是个嗜杀成性之人，行事从无是非之分，但凭当时的好恶之念，恣意而行，而且出手阴毒，从不肯留人一步，因此江湖上才送我一个冷面阎罗的绰号，当时我并不以此为憾，反有些沾沾自喜。但自从和你相识之后，不知不觉间性格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往把杀人视为赏心乐事，现在却变成极大痛苦。唉！几年来，我虽然尽力改过向善，但因过去积恶太著，结仇太多，始终无法获得一般侠义道中人物的谅解……”

那玄衣少妇一颦黛眉，接道：“那也不能怪你，他们对你诸般逼迫，都是我亲眼所见，那种赶尽杀绝的做法，未免过份，自

然不能怨你施下辣手对付他们。大哥，你不要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中，你是被他们逼得没有办法呀！我心里一点也不怪你！”

紫脸大汉突然伸手握着那少妇玉腕，神情激动，热泪盈眶，说道：“你对我情爱愈深，我心中痛苦愈大，回想起以往诸般恶迹，恨不得横剑死在你面前……”

玄衣少妇慢慢地把娇躯偎入那大汉怀中，轻举右掌，堵住大汉嘴巴，笑道：“我不要知道你过去所作所为之事，但自我嫁你之后，没有看到你妄杀过一个好人，做过一件错事，三年前你伤人，我知道那是被迫，如果他们不是伤了我，你还不肯施下毒手，大哥，只要我能活一天，我就一步也不离开你……”

那紫脸大汉，黯然一叹，道：“这几年来，我已经觉着领受的太多，像我这般满身杀孽的人，皇天还这样厚爱于我，更增我无比的愧疚，我这次不惜重入江湖，赶赴北岳，争夺那绿林盟主之位，并非是心存名利，而是想借那绿林盟主地位，约束同道……”他话未说完，忽闻一阵低弱的哭声，随着那萧萧秋风飘传过来。

玄衣少妇一挺身，由那大汉怀中跃起，道：“大哥，听，这荒林之中，四无人家，哪来的啼哭之声？”

紫脸大汉脸色微变道：“咱们瞧瞧去，只怕是……”他忽然住口，急步向林中奔去。

这一片荒林，大约两三亩地大小，榆槐杂生，衰草荒芜，两人奔行了四五丈远，忽觉迎面秋风挟着一股血腥气味。

冷面阎罗狠狠地一跺脚，但闻蓬的一响，碎石粉飞，沙土四扬，坚硬的沙石地上，登时下陷了两寸多深一个脚印。

只听他冷哼了一声，道：“果不出我所料。”微一挫腰，凌空

而起，右掌随势劈出。

一股凌厉的掌风震得盘空交错的树枝，波开浪裂，但闻瑟瑟声不绝，黄叶枯枝，纷纷飘坠。

玄衣少妇紧随着跃起，飞落在那紫脸大汉身侧，两人这一跃之势，大约三丈左右远近。

定神望去，只见一丛深草旁边，横陈着两具尸体，一男一女，并肩仰卧，两人衣着都很华贵，但死状却是很惨，男的两臂被斩，又被拦腰一刀截断，女的上半身衣服已被撕破，酥胸半露，散发覆面，身中四刀，三处是人身要穴。

那玄衣少妇虽是一身武功之人，但心地却很善良仁慈，目睹惨景，不自禁滚下来两行泪水。

冷面阎罗侧脸望了娇妻一眼，满脸忿然之色，道：“咱们如能早到一个时辰，这两个人也不致被杀死了……”

忽闻那枯草丛中，传出来微弱的哭喊之声：“妈妈……妈妈……”

声音若断若续，低弱凄楚，玄衣少妇眼中热泪，倏然间急涌而出，纵身一跃，从两具尸体上面掠过，分开乱草，抱出来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满身鲜血，奄奄一息。

她顾不得再和冷面阎罗说话，抱着孩子急奔出林，到了林边拴马之处，急急从马鞍旁取下水壶，再从披蓬上扯下一块布绉，洗涤了那孩子身上血污，只见孩子左肩右腿之上，各有一道两寸多长，深可见骨的刀伤，幸好尚未伤到筋骨。

可是，这等极重之伤，纵是成人，亦难忍受得住，何况他只是个五六岁的孩子。

幸得她是会武之人，对疗治刀剑之伤，十分熟习，当下轻

轻把孩子放在地上，急趋丈夫坐骑旁边，解下马鞍上携带的金创药，仔细替那孩子敷上，用布包扎起来。

她虽是少妇之身，但因未曾生育过儿女，替他扎好伤势之后，下一步不知该如何才好。沉吟了一阵，才拿起水壶，轻轻启开孩子牙关，向他口中灌了几滴开水。

只听身后一声长长叹息，道：“这孩子长得倒很可爱。”

玄衣少妇只听那叹息之声，已知身后何人，缓缓站起身，说道：“大哥，这孩子好生可怜，咱们把他带走好不好？唉！自我和大哥结婚以来，就日夜盼望给你生个儿子，哪知我肚子不争气……”话至此处，忽觉一阵羞意，泛上来两颊红晕，垂头接道：“这孩子不但可怜，而且也生得异常清秀，他身上两处刀伤，都很沉重，要是不用大哥“步血生肌散”相救，只怕他决难活得下去。”

冷面阎罗沉吟了一阵，道：“香妹之言，本和我心意相同，不过……不过眼下时机不对，我们争雄北岳，胜负生死，都难预料，如果带着这个重伤的孩子，不但诸多不便，且将有碍手脚，还是不带的好，想这道路之旁，定会有人经过，不如留给别人……”

玄衣少妇缓缓把目光移注在怀中孩子脸上，神情中无限怜惜，说道：“大哥说得不错，就是你说错了，我也是要依你的。”言词虽然柔和，但声音幽幽，热泪满眶，显然在这短暂的一刻之间，她对孩子已由怜悯生出很深的爱恋。

她轻轻在孩子脸上亲了一下，孩子忽地睁开了一双失神无光的眼睛，低弱地叫了两声：“妈妈，妈妈……”又闭上了眼睛。

那两声低弱的呼唤，是那樣的親切，玄衣少婦含蘊在眼眶的熱淚，不禁簌簌落下，滴在那孩子臉上。

她不再回顧身旁的丈夫，放下孩子，緩步走到坐騎旁邊，躍身上馬，向前奔去。

冷面閻羅緊隨著翻身上馬，追在身後，默然無語，其實他心中何止有千百句話要說，他從未見過嬌妻這般哀怨的神情，心中十分不忍，恨不得立刻答應她，帶著那孩子同行，但他一想到趕到北岳之後，那爭奪天下綠林盟主的慘烈搏鬥，帶着一個不解人事的孩子，實有不便之處，只得把想說出口之言，勉強忍住。

兩人放馬奔行，約有五里左右，忽聽身傳來一阵急促的馬蹄之聲，冷面閻羅回目望去，只見五匹快馬並排而來，鐵蹄過處，塵埃彌天。

他內功精深，目力大過常人，一望之下，已然看清來人面貌，不禁微微一皺眉頭，低聲說道：“香妹快請勒馬，有人追咱們來啦！”

那玄衣少婦猛地一帶馬繮，枣紅馬打了一個轉身，停在路側。

但見五匹快馬風馳電掣一般，片刻之間，已追到兩人身外數尺之處，馬上人一齐猛收繮繩，只听群馬一阵长嘶，前腿竖立，收住急冲之势，馬上人却不待馬蹄落地，一齊身下鞍，動作輕靈迅快，非有极好的輕身功夫決難辦到。

五人跃下馬後，同时对冷面閻羅一个长揖，說道：“胡大哥別來无恙，這几年你到哪里去了，害我們找得好苦……”

冷面閻羅嘆息一聲，截住幾人的話，接道：“你們還找我

作甚，我早已洗手归隐，不问江湖是非了。”

最左首一个年龄较大之人，忽然面现凄然之色，说道：“大哥纵然洗手归隐，也该知会我们一声才好，这几年来，江北武林道上，盛传大哥遇害之事，一班兄弟，无不忿恨填胸，立志要替大哥报仇，只是大哥遇害一事经过，传说纷纭，莫衷一是，究竟谁是正凶，一时之间无法探得确实消息，害得一班兄弟们奔走江北六省，到处寻访大哥行踪，探听大哥遇难确讯，数年奔走，始终未能探得确实消息，但我知大哥一身武功，已达超凡入圣之境，放眼当今江湖，有谁是大哥敌手，遇害之事，恐是谣传，但因无法寻得大哥下落，只得半信半疑，一班兄弟在久寻大哥不得，大都心灰意冷，只余下我们五个，立誓要寻得大哥下落，如果证实遇害之事确真，亦要寻得大哥遗体安葬，再找正凶，替你报仇，想不到大哥确是有意逃避我们……”言词虽是说得婉转，但隐隐含有责备之意。

只听冷面阎罗黯然一声长叹，说道：“承蒙旧时兄弟们对我这等关怀，小兄十分感激，但近年之中，我已深悔过去的一切作为，满身罪孽，两手血腥，因此埋名深山，隐迹荒岭，忏悔我半身债孽。”

五个大汉望望他身后飘拂的血红剑穗，马鞍上挂的铁拐，脸上露出不信神色。

冷面阎罗目睹几人神情，不禁微微一耸双肩，冷冷地说道：“我胡柏龄几时打过诳语，这次我重整剑拐，再履江湖，但我所欲作为之事，已和昔年大不相同，道不同不相为谋，就请几位转告一班旧时兄弟，说我胡柏龄对他们的一番关怀旧情十分感激，但我已于数年前洗手退出江湖，江北绿林道上，早

已没有冷面阎罗胡某人这号人物了。”说完，带缰转马，欲待走去。

五个大汉素知他为人做事，稍不遂心，举手就要杀人，见他转马欲走，哪里还敢伸手拦阻，相互一施眼色，一齐拜伏地上，说道：“大哥请稍留片刻，我等还有下情禀报。”

原来这胡柏龄在未洗手退出江湖之前，乃江北六省绿林道上的总瓢把子，声威所指，江北黑白两道的人物，无不俯首听命。

此人发迹奠基，亦是际会而起。当初江北道上，出现了五个人物，这五个人中，三个是触犯清规，被少林寺逐出寺门的弟子，蓄发还俗之后，仍借少林派俗家弟子名义，横行江北。两个是武当派中私自逃离的门人，出没在江北地面。因为几人都都是初涉江湖，不懂绿林过节，横冲直闯，引起江北道上绿林反感，暗传绿林箭，邀集高手，合力截击，想把几人逐出江北地界。五人因利害相关，结成一体，因为个个身手不弱，在几番被人困缠搏击之中，伤了不少江北绿林道上高手。

这一来，事情闹得越发不可收拾，江北六省所有绿林高手，一致愤而联手围剿。五人武功虽高，但难抗对方人多势众，遭人步步追迫得日夜奔走，狼狈不堪。

正在此时，行道江湖的少林、武当两派门下弟子，亦探得五人在江北诸般恶迹，回报两派的掌门师尊，联合调遣两门弟子，由少林派天明大师率领，渡河北上，准备生擒五人回山，以派中戒规治罪，整肃门规。

天明大师位列当代少林寺天字辈中三大高手之一，除少林寺掌门方丈和行脚天涯——三十年未回过一次少林寺的天

觉禅师之外，天字辈中，天明大师的武功，可列为少林派第一高人。

这时，冷面阎罗胡柏龄亦在江北崭露头角，因他武功太高，行踪飘忽，神出鬼没，虽在江北露面数年，但知道他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天明大师率领两派弟子，下山之后，难免伸手管些不平之事，行踪所及，挑了不少黑道窑子，江北绿林道上，遂传出少林、武当两派联手扫荡江北绿林的消息。

这一来确使江北所有的黑道人物大起恐慌，因为少林、武当两派的武功，早已誉满天下，而且率领之人，又是誉重一时，号称少林寺三大高僧之一的天明大师，这传言震荡了整个江湖。

可是这一变故，反而救了五人，所有穷追五人高手，纷纷回集，聚会保定府，筹谋对付少林、武当两派的来人。

冷面阎罗胡柏龄听到江北绿林聚会保定府之讯，单身匹马，赶去赴会，他轻功已达炉火纯青之境，无声无息地进了会场，数十个江湖高手，没有一个发觉他何时入了座位。

直待众人意见分歧，迎战避敌两者难作定论之时，胡柏龄突然起身插嘴，力主合力迎击，当时他年纪还轻，人又无名，虽然说得慷慨激昂，愿作先驱，独斗天明大师，但却无一人附和。

胡柏龄生性本极暴戾，看众人无一把自己放在眼中，不觉大怒，飞起一脚，踢翻桌子，大骂群集的江北盗首，个个都是贪生怕死，欺软怯硬的酒囊饭袋。

他这猖狂的举动，触犯众怒，立时有四个有名大盗，向他扑去。

冷面阎罗见状，冷笑一声，挥掌迎战四人，不过十合左右，四个声誉卓著的江北巨盗，全被他当场点倒。

他这一现身手，果然镇慑全场，遂有一大半主张截击两派的人，愿随他迎战两派高手，不过要他出手对付天明大师，因为群匪大都是害怕天明大师的威名，既然胡柏龄愿独斗天明大师，少去一个顶尖强敌，余下便可应付。

胡柏龄眼看江北绿林的大部著名高手，肯受自己节制，内心十分高兴，当下哈哈大笑一阵，领着主战群匪，迎截天明大师率领的两派高手于黄河渡口。

那一战虽是动员大部分江北绿林道上精英，抗拒少林、武当两派高手的大会战，但最为主要的还是胡柏龄和天明大师的一场搏斗。两人由晨至暮，由暮至晨，一昼夜的惨烈搏击之中，仍然无法分出胜负。

天明大师当时已六旬以上，而冷面阎罗胡柏龄只不过三旬左右，那时出道江湖尚不及三年，天明大师虽未输招，但在一昼夜火烈绝伦的拼搏之中，也没有占得丝毫上风。他本是望重武林的高僧，看自己经一昼夜之久的时间，还未把一个初出江湖的黑道人物打败，不禁大感惭愧，既心折对方武功，又感无颜再战，当下急攻三杖，把冷面阎罗胡柏龄迫退两步，跃出战圈，说道：“老衲一生之中，会过无数高人，但如施主这等年龄，有此身手，实在罕见罕闻，就凭施主这身惊人绝艺份上，老衲愿承担敝寺掌门人责怪，就此率本门中弟子，撤回嵩山本院，不过武林之中，首戒背叛师道，兰因絮果，一毫不爽。施主一身武学，举世无匹，如能步入正途，不难成为一代大侠，正邪之分一望即知，是非之辨全由心念，老衲不揣冒昧，说了这番

肺腑之言，尚望施主三思。”

说完，果然率领少林门下弟子，退离江北，返回嵩山。

天明大师一走，武当派中几个弟子，也随着撤离了江北。

这不但使江北绿林同道对胡柏龄刮目相看，就是少林、武当派中的几个杰出高手，也震惊于他的武功，因那天明大师不但是少林寺中三大高僧之一，就当时武林而论，也是极负盛誉之人。

老和尚久战无功，含愧退回嵩山，而胡柏龄却在那一战之中，声誉鹊起，奠定他领导江北绿林的盟首基础。

几个被少林、武当搜捕的叛徒，在感恩之下，自动投依麾下，正式拥立胡柏龄出任江北绿林盟首，继而纠众呼应，披靡江湖，一时之间群豪折服，绿林翕从，凡是冷面阎罗胡柏龄足迹所到之处，无不远接远送，畏忌三分。

在胡柏龄的属下助手中最得力者，就是被两派所要缉捕的五个少林、武当的叛徒。五人投依胡柏龄后，备加友爱，插香结盟，合称江北五龙。

这时，江北五龙都早已恢复了俗家姓名，以年序排称，老大叫出云龙姜宏，老二叫入云龙钱炳，老三叫飞天龙何宗辉，老四多扑龙李杰，老五喷火龙刘震。

胡柏龄正是血气方刚之年，在江北五龙从旁怂恿之下，俨然以江北绿林盟首自居，并自制江北六省绿林令牌，传谕江北六省绿林同道，限期聚会五龙山。

这一道咄咄逼人的令谕，引起了江北六省中不少著名黑道人物的反感，暗中作梗，阻拦大会，致使依限期赴会的绿林同道，寥寥无几。